

传奇故事  
跌宕起伏

杨春看见两人回来了，赶紧笑着说：“饭做好喽！请嫂子用膳！”看梅子不是很高兴的样子，就纳闷地注视着海严掂进来的那个沉甸甸的竹篮，他弯腰查看篮子里的东西，然后惊叫：“这就是那生死珏？你们找到了？”马上又觉失态，看着海严和梅子。

“什么生死珏？”梅子奇怪地问杨春。“这……”杨春后悔自己多嘴。“说吧。”海严给杨春使了个眼色。杨春便把八路军截获日军发给梅

38 汤王显灵

协的电报里多次催促查找和送回“生死珏”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梅子。梅子听了愣在原地，不相信地看看海严，又看看杨春。海严朝梅子点点头。

“我哥哥在骗我，你们也在骗我！”梅子大叫。

“我们没有骗你！这只是巧合！”海严轻声说。

“都是骗子！都是骗子！”

“小梅你听我说……”

“我不听！我不听！”梅子有点儿歇斯底里，说完扭头跑向门外。海严追了出去。

梅子跑到柳树下，倚着柳树，两手捂着脸在抽泣。海严走过去搂着梅子，静静地任梅子哭泣。哥哥骗了她，她最爱的海严隐瞒了她，此时此刻她只能痛哭。

杨春明白自己闯了祸，不敢吭声，敢紧拿个盆打来水，蹲在门口仔细擦洗竹篮中的六器，换了好几盆水，总算洗净了，看着洗净的六器，杨春犹豫着，小声问海严：“大哥，咋办？”

海严瞧了一眼洗净的六器，又仰脸看看天上的月亮，转脸对杨春说：“把桌子搬出来，面向东南汤陵方向，把六器按照璧、琮、圭、璋、琥、璜的顺序摆好，点上三炷香，咱俩要对着汤陵发誓，让汤王看看我们骗梅子了没有！”

此时，月光已经洒在窑洞前一大块

空地上，如银如梦。

杨春按照吩咐，一一照办。海严过来，接过香用火点燃，两人双手举香超过头顶，朝汤陵所在的东南方向，拜了三拜，插在桌子上的碗里，然后跪下。正待磕第一个头时，发现那六器中的最北边的那个玉器，也就是玉璧在微微发光，接着是玉琮在发光，再接着是玉圭、玉璋、玉琥、玉璜，都开始微微发光。

海严与杨春皆愣，但磕头仪式没有停，两人郑重叩头，然后海严大声说：“汤王在上，我海严与杨春没有蒙骗梅子，祈望汤王明察！”

这时，那六器发的光在变青。

但仪式仍没有停，两人的头又嘭地磕在地上，海严说：“我海严与杨春如果蒙骗梅子，甘愿接受汤王处罚！”

这时，那六器青光趋亮。

两人的心更诚了，再次嘭的一声，磕头声较之前更响了，海严发现自己右边多了个梅子，她也随他俩叩头。海严正欲祷告时，被梅子用手堵住了嘴，不让他说话。梅子挪开手，双手合十，虔诚地说：“先王在上，我梅子是您的后裔，我相信海严哥，相信杨春！我梅子也向您保证，一定让这些六器留在中国！”

洛河、伊河流域，也就是偃师的伊洛川区等河南地区，抗日运动如火如荼、此起彼伏，让梅协顾此失彼、焦头烂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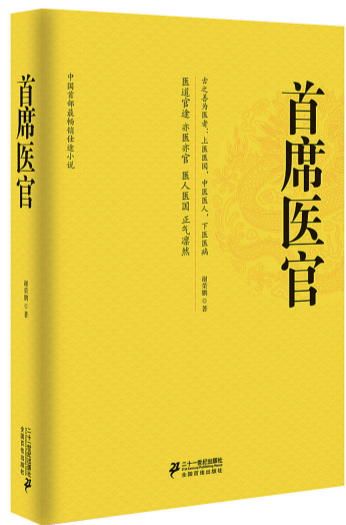
段寅牺牲后，王仲与段寅形成的犄角之势，看似土崩瓦解，但是河南人民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：东部嵩山一带，以皮定均司令为首的八路军，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，呼应着王仲的抗日活动。

王仲和贾勋有几个共同点：一是年龄相近，共同语言多；二是嗜好相同，都吸大烟；三是多谋善断。这几个共同点，也使得王仲抗日活动更加持久，影响更加广泛，成效更加卓著。但是两人也有一个不同点，就是王仲性格刚烈，宁死不屈，有一种中国男人的血性本色。不像贾勋，有点儿随遇而安。用贾石头说贾勋的话就是：他为什么当汉奸？打不过老日呗！打不过，就投降了。

王仲具有民族气节。1943年3月，王仲从河北回到家乡，当上了彭村的保长。次年5月，偃师沦陷，日伪汉奸横行，王仲当即组织民兵80多人，筹集武器120多件，拉起豫西抗日挺进支队大旗，自任司令，以彭村为中心，在河南频繁活动，打击日军，除暴安良。

1944年6月，王仲以大联合为名，将与日军勾结、胡作非为的庞公乡乡长及20多名保安队员诱到彭村祠堂盛宴招待，暗中将其包围，密架机枪于四周房顶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  
妙手回春

反应过来后，汪主任赶紧追了出去，他要好好感谢一下曾毅，是他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。

在医院大厅里，一些患者和路人围上前来，对着那个小伙子的脚啧啧称奇。那些专家此时悄无声息地从众人视线中消失了。

曾毅出了医院的大门，闷头朝回走。那些专家现在怎么想，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，他向来都是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，既然别人看不起自己，还

39 冯厅长请客

管他是个什么专家。

“曾理事，曾理事！”汪主任边跑边喊，气喘吁吁地追了上来。

曾毅停下脚步：“汪主任，还有事？”

“没……事，没事！曾理事医术出神入化，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。”汪主任喘着气，从上衣兜里掏出名片，双手递到曾毅面前，笑道：“刚才忘了把电话留给你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以后要是有什么事，曾理事打个电话吩咐一声就行。”

曾毅笑着接过来：“汪主任你真是热心肠，过几天，我可能还真的有事要麻烦你呢！”

汪主任摆着手说：“曾理事太客气了，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，只要我力所能及，肯定没有二话。”

“我想在荣城开一家诊所，但初来乍到，和这边办事部门的人不怎么熟……”曾毅看着汪主任。这个想法其实他早就有了，只是过去条件不允许，而现在开诊所就刚刚好。医疗专家小组那边平时事情非常少，除了定期去给领导做一次检查，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闲着的，不用上班每个月津贴还照拿，除非领导要下去视察或者真的生病，才需要去跑一趟。

“小事一桩，小事一桩。你有理事的身份，这个事情好办得很。”汪主任笑得非常开心，他还怕曾毅不麻烦自己呢。对方可是方书记的保健医生，想办

个诊所的手续，那还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？能麻烦自己，那是看得起自己，汪主任心想，他说：“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，我去给你把手续跑了。”

“那就先谢谢汪主任了，等事情成了，我请你喝酒！”

晚上邵海波下班回家，曾毅又把自己的想法讲了一下。

几天前，邵海波最大的心愿，还是要把曾毅安排进人民医院，而眼下曾毅已经是专家组成员了，进不进医院，其实都无所谓了。他想了一下，说：“也好，这也算是继承了师父他老人家的事业，我完全支持。”

“诊所的名字，还叫‘生生堂’。”

“养生生之气，医生生之病，第一天学医，师父就给我讲了个生生之意，至今让我印象深刻。”邵海波有些感慨，“诊所那边，缺钱还是缺手续，你告诉我一声，我来解决。”

曾毅笑了笑，“这几年四处游历，给人治病，其实也攒了不少钱，在手续方面我已经找到人办了。”

“差点儿忘了，你现在是专家组的人，办个手续肯定是易如反掌。”邵海波举起酒杯，说，“来，一起喝了这杯酒，祝生生堂在你的手里重新发扬光大！”

曾毅是个说干就干的人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一边去寻找合适的门面房，一边开始定做招牌、药柜、药杵这些东西。

正在大街上乱转时，他接到了唐浩然的电话：“曾毅，你在哪里？”

曾毅问：“唐大哥，有事吗？”

“晚上有没有安排？”唐浩然问。

曾毅以为唐浩然又要叫他去喝酒，笑道：“暂时没有什么安排，不过我现在正要去省医院找我师哥。”

唐浩然一听，说：“那正好，你叫上邵大夫，我一会儿过去接你们给冯厅长复诊。晚上就不要安排什么活动了，冯厅长可能要留你们吃饭。”唐浩然的电话打得很有水平，一上来没有说冯玉琴晚上要请吃饭，而是先问晚上有没有安排，虽然说冯玉琴请吃饭，一般不会被拒绝，可要是万一被拒绝，领导岂不是丢面子，这都是学问啊！

曾毅听到吃饭两字，就知道冯玉琴的病肯定是好了，笑道：“那就辛苦唐大哥了，我们在省医院等你。”

“就这样，一会儿见面再说。”

唐浩然放下电话，整了整衣服，轻手轻脚地来到二楼书房。冯玉琴此时正坐在落地窗前看着一本中医的书，自从被曾毅一剂中药治好，她就对中医有了兴趣。

“冯厅长，我已经联系上了曾毅，顺便我还联系了省医院的邵主任，让他也一起过来给您复诊一下。”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